



当代文学大系

DANGDAIWENXUEDAXI

新文化运动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，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。涌现出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，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，反映民众觉醒的优秀作品。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文学创作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本书系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做了总结性的概括，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尽收其中。

溪流淙淙

季羡林◎主编



中国当代文学大系

溪流淙淙

主编 季羡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白色的塔	程 玮(1)
遥遥黄河源	陈 丽(5)
鱼幻	班 马(14)
少女罗薇	秦文君(20)
火祭	鱼在洋(28)
黑发	陈丹燕(36)
麦山的黄昏	常新港(47)
邮递马车	左 泓(52)
阿雏	曹文轩(62)
蓝鸟	梅子涵(78)
树荫	黄世衡(83)
咪咪	庄之明(96)
傻	郑开慧(106)
清凉的九曲溪	袁丽娟(110)
墨槐	车培晶(115)
卖红薯的孩子	赵金九(122)
从巴黎飞来的女儿	李杨杨(134)
外国蜡烛	施雁冰(141)
空箱子	张之路(143)
一只神奇的鹦鹉	葛 冰(153)
从山野吹来的风	夏有志(161)
白杨树成片地飞过	章 郁(173)



白色的塔

程 玮

还记得那座塔吗，白色的塔？

“当然记得。”你这样说。我也这样说。尽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长成大人。

那时候，我们樱桃沟还藏在大山的皱褶里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。外面是什么样儿的？我们不知道。大人们不帶我们出来。我们也不敢像大人那样站在路边招招手，让飞驰的汽车停下来捎上我们。我们常常站在路边，久久地看着远处，看着路尽头、山尽头那迷迷茫茫的、淡蓝的一片天空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在那重重叠叠的绿色的山峦后，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，像一座塔似的高高矗立着。

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去问那些坐过汽车的大人们。汽车正是从那个方向来的，兴许他们知道。

“满世界新鲜玩意儿，谁还注意那个？”有人这样说。

“别是你们看花眼了吧，我可是一路瞅着，连眼皮都不敢眨。”有人那么说。

总之，大人们也弄不明白，那个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

夕阳从山脊后探出半个脸蛋，留恋地朝远处那白色的塔影瞅了最后一眼，便消失在起伏的山峦后面，只有那白塔般的影子还醒目地浮在一片深黛色的暮色中。远远看去，像大海里的一片白帆。

要是能飞过这重重叠叠的山峰，去那白色的塔影前亲眼看一看，该多好啊！于是，我们壮着胆子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站在路边，远远地见汽车来了，便招招手。可汽车像没长眼睛一样，径直开了过去，倒是喷了我们一脸一身的灰。

终于有一次，一辆卡车吭哧吭哧地爬上坡来，不等我们招手，



就自个儿停了下来。

我们反倒愣住了。

车门打开了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叔跳了出来，“妈的，这老爷车！”他骂骂咧咧地打开了车盖。

我们这才明白，这车并不是为我们停的。但我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悄悄围了上去。等他拾掇好汽车，用棉纱擦着手时，我们便壮着胆子开口了，“大叔，捎我们一段路吧！”

络腮胡子转过脸来，不耐烦地问：“捎你们？你们干吗去？”

“去看，白塔！”

“白塔，哪来的白塔，去去！”他朝我们扬扬结实的拳头，钻进汽车，一溜烟地开走了。

看来，搭车是没指望了。我们决定扒车，这是一段上坡路，汽车开到这儿，总慢得像牛似的。只要胆子大，肯定能扒上去。

可这个计划一开始实行就很不顺利。不是车速太快，就是挡板太高。我的头摔了个大包，还险些被大人们发现我们的秘密。

以后，我们每天总坐在路边的高坎儿上找机会。没几天，我们就发现经常过往的汽车中，有一辆卡车开得特别慢，上坡时喘得几乎要断气。大概是因为太老了吧，车上的油漆一点儿都没有亮光了。更妙的是，它后面没有挡板，只用一道铁链横拉着，而且居然还有一截脚踏梯子。这简直是为我们特意安排的。

第二天，我们早早地来到坡坎上。汽车过去了三辆，都不是那辆车。等了好久好久，日头都正中，那辆车才在转弯处出现。

我们躲在路旁的树丛里，瞅着那车头喘着气刚刚从我们面前爬过，我们便窜出来，七手八脚，好一阵紧张，终于爬了上去。我们真快活呀，白塔的梦终于要实现了。

突然感到不对劲儿。可不，车停了。没等我们明白过来，一个人已经恶狠狠地跳上来，把我们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，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。

“再扒车，看我轧死你们！”正是那个络腮胡子，他从车窗里伸出头，炸雷似的吼了一声，便开着车走了。

真是冤家路窄！我们气得在后面追着汽车喊：“叫你翻车，叫你



翻车，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！”

骂是这样骂了，可总觉得不解恨。我们立下誓言，非乘乘他那辆破车不可！

从此，我们一有机会就去公路边蹓跶。而络腮胡子仿佛看透了我们，一到这段路，就拼命地把车开得快一些，让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扬起一溜烟尘远远而去。有一回他在一个拐弯处撞上我们，甚至刹住车，探出头骂：“兔崽子，滚远一点！”

“叫你翻车，叫你翻车，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！”我们一迭声地追着他的车子喊。

我们真的不能忍受了！我们准备了一大堆烂泥、石块，要给他一点儿厉害看看。

遗憾的是，一连几天，我们一直没能发现络腮胡子的踪影，好像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阴谋，突然偷偷摸摸地上天入地了。

又过了几天。一个早晨，公路上的露水还没干，络腮胡子的车终于又在坡道尽头出现了。可是没想到那车却停了下来。车上跳下一个圆头圆脑的小伙子。小伙子钻到树丛里，沙沙地响了一会儿，又回到公路上。他冲着傻愣在一边的我们笑嘻嘻地吆喝着：

“喂，小兄弟们，干吗呢？”

我们相互看看，又看看小伙子身后的车，一点儿没错，正是络腮胡子的那辆破车。

小伙子奇怪地回头看看，突然明白了，“哦，你们想搭车，是不是？这好办，上来吧！”

“真的？”我们喜出望外。

“当然。去哪儿？”他把我们塞进驾驶室里，发动了汽车。

“白塔。”见他疑惑不解的样子，我们一齐指着远处那白色的塔影解释说，“喏，就是那儿，那不是白色的塔吗？”

小伙子笑了：“那是什么白塔？走近了你们就知道了！”

汽车开动了。那重重叠叠，连绵不尽的山峦第一次在我们眼里像有灵性似的活动了起来。白塔也开始在一道道山脊后时隐时现地移动着，真的像白帆一样慢慢地浮动起来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白塔完全消失了。但我们知道，它离我们更近了。



溪

流

淙

淙

3



在一个岔路口，汽车停住了。“到了，小兄弟们，看你们的白塔去吧！”

我们扑通扑通跳下车，兴高采烈地朝他指的方向跑去。忽然，想到了什么，又跑了回来，一直跑到车前。

“叔叔，那个满脸胡子的，也开这辆汽车的，怎么不开了？”

笑嘻嘻的小伙子不笑了，他抚摸着方向盘：“你们认识他？”

“对，他老不让我们乘车，他没你好！”

小伙子慢慢地摇下挡风玻璃，看着远处，低声说：“他已经不在了。”

“哪里去了？”我们仍旧不理解。

“就是不在了。”

我们突然明白过来了，浑身打了个冷战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太清楚。听人说，他的车正路过这儿，有辆车油箱着了火。喏，就在那边，油箱若是一爆炸，整个井场，还有你们的白塔就完了。于是他跳上那辆着火的车，把车开走了。”小伙子说得极简单，简单得让我们接受不了。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又不是讲故事，还有什么后来呢。”

“那，那他不是变成英雄了吗？”

小伙子说了句什么，但我们谁也没听清，因为发动机又响起来了。因为我们都还在很吃力地想着这个我们所无法接受的事实。

车什么时候开走的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

我们慢慢地沿着岔路走进去。路是沙石铺成的，几道深深的车辙在路面上平行着、交叉着。哪两道车辙是他留下的？一定是最深最深的吧！路旁的树林里，有一只小鸟在悄声悄气地鸣啭着。

沉默着走了一段路。唉，什么话不能骂，偏骂那两句！

两旁的树越来越稀了。接着，又出现了一个个黄帆布的房子。不一会儿，那座白色的塔无遮无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呵，这原来是一座蒙着帆布的铁架子。有许多人戴着奇怪的铁帽子在围着它忙碌着。它是因为一个那样的人死去了，才安然地留存下来的。



它到底是什么？

哦，钻井。哪里地下有宝物，哪里就有它。

它不是白色的。它上面有很多泥，还有很多油迹。不如我们所想像的洁白，也不如我们想像的神秘。它不是塔，不是白色的塔。

淡淡的雾从周围的树林里升起来，我们踏着车辙一步步往回走。不知怎么，我们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后面严肃地注视着我们。

回过头去，只见那井架高高地、庄严地矗立在树林中，衬着玫瑰色的天空，它又成了一座白色的塔。

“是白塔。”你说。

“是真的白塔。”我也说。

白色的塔在大山深处矗立着。

唉，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可我们都还记着它。

遥遥黄河源

陈 丽

两千多公里路程，梦幻般地甩在身后了。

路畔，一个十七岁的少年，背着行囊怯生生地出了车站。

高原的风干燥、凉爽，天空碧蓝，云儿比中原盛开的棉花还要轻柔、洁白。又是一个天地，别有一番异乡风味。

迎面扑来一阵高亢的吆喝声：“羊肉串！羊肉串！”“酸奶！两毛一碗！”“奶茶，奶茶，不香不要钱！”在这一片异乡口音中蓦地响起熟悉的乡音：“捞面条，蒜汁捞面条！”听起来分外亲切，路畔不知不觉循声来到摊子前。他一开口，卖蒜面的老汉就听出来是老乡，忙使铁箴篱捞了冒尖一海碗面条，浇上半勺香油蒜汁，外加一大勺鸡蛋卤。

“学生？”老汉把面端到跟前，打量着他身上带肩饰的制服。“嗯。”香辣的蒜汁弄得他满头冒汗，嘴里塞了一大块鸡蛋，只好连



连点头。“过暑假？有亲戚在这儿？”“哦，嗯。”老汉揉了揉眼睛：“我那儿在老家，几年没来了，个头怕跟你差不多……”

平平常常的吃食摊旁，平平常常的陌生人间的搭讪，路哗听了却怦然心动：哦，哪个父亲不思念自己的儿子？要是自己的父亲也……他不敢再想下去，胡乱扒了几口，付了钱，就离去了。

他没有歇脚，接着登上西去的长途汽车，投身到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。一连两天，汽车都行进在如绿绒毯似的浅草地上。黄河水在深深的沟壑里像游龙般地穿行。天空偶尔掠过一群褐色的斑头雁、洁白的鸥鸟。不时可见死马和死牦牛留下的骨架，黑洞洞的眼窝骇人地直视苍穹。牧民们都搬到巴颜喀喇山下的夏窝子草场去了，草原上竟连一座帐篷也见不到。荒漠得令人感到悲凉。

狭窄的车厢里弥漫一股令人作呕的膻味。几个身披羊皮大氅的藏族大叔，赤裸着酱红色的胳膊，不时从怀里掏出一瓶白酒，咕咚喝上一大口，又掏出熟羊腿，用洁白发亮的门牙咬住，嚓地撕下带血的肉，津津有味地嚼着。路哗侧过脸，从眼角窥视他们，其中一位留着两撇俏皮胡子的大叔举起羊腿，齙着白牙，用生硬的汉话招呼：“喂，小弗（伙）子，来一块！”一见他捂住鼻子直摇头，他们毫不见怪，反而朗声大笑。瞧他们一个个脸膛黑红发亮，颧骨和嘴唇因高原强烈紫外线的照射呈暗紫色。那一阵阵膻味就是从羊皮大氅里散发出来的。他想像不出自己的父亲几十年来如何生活在他们中间，如何生活在这一片荒漠的草原上。

想到这儿，他下意识地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摸了一下，那儿放着临行前母亲交给的一封信。就凭着这封亲笔信，他只身一人到黄河源头去寻找十七年来从未见过面的父亲。父亲会认出自己吗？会不会把自己当一个陌生人拒之于门外？他不免有点惶恐不安起来。这时，汽车已经驶到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，脑袋顿时嗡嗡作响，胸口憋闷得喘不过气来。他赶紧把手按在母亲的亲笔信上，好像那是一帖护身符，能保佑自己一路平安、事事如意。临行前母亲那委婉的话音又一次在耳边响起来：“小哗，不管怎么样，他毕竟是你的生身父亲，你快满十八岁了，也该去见他一次。就是不看在我的份上，也要看在亲骨肉份上，不会过于亏待你的。”



父亲，到底是什么模样儿什么脾性？和继父是同样的人吗？继父平易近人，待自己也还不错，可惜，三年前去世了。他和妈妈权且挪到姥爷家，和大舅、二舅家合住一院。起先还好，渐渐地矛盾出现了。大舅母提出各家自安电表，免得电费分摊不均。安了电表，矛盾暂时缓和。可是厨房公用，只好每家各接一个灯头。谁家进来做晚饭洗碗，开谁家的电灯。有时三家同时做饭，六平方米的小厨房里三盏电灯同时大放光华。一次，自己家的灯泡坏了，大舅母做好饭，离去时毫不留情面，啪嗒拉灭了自家的电灯。他正帮母亲熬小豆粥，一时黑灯瞎火，粥汤溢了满锅台，慌乱之中又拉亮了二舅母家的灯。想不到二舅母正好进来，哼的冷笑一声：“怪不得这么费电！”几天之后，大舅母又说厨房碗柜里的卤牛肉不翼而飞，劈劈叭叭拍打儿子的屁股：“是不是你偷吃啦？”从这天起，大舅母、二舅母家的碗柜上添了两把锁。三家亲骨肉之间，为了一盏灯、一块肉，常常闹得不愉快，到后来竟弄得像乌眼鸡一般。

也许正因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中，母亲才萌发了要自己千里寻父的主意吧！

十七年来和父亲唯一的联系，就是每月去邮局领取从黄河源头寄来的二十元抚养费。再有五个月，自己满十八周岁，和父亲的唯一联系，按照法律的规定将一刀两断。从此，有永无见面的可能。也许，有朝一日，父亲退休回到中原定居，两人即使对面相遇，也如同路人，想起来多么可怕而可悲。

不管他曾经对待母亲怎样薄情，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啊！再说他在高原工作了二十多年，已快到退休之年。像大多支边干部一样，会用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在老家盖上一幢新居，举家迁回。到那时，再去认父，岂不为时太晚。母亲说得对，在满十八岁之前，父亲对自己仍负有一部分抚育的责任，他不能任长子在亲友们令人屈辱的眼光中生活下去……

汽车颠簸着吼叫着吃力地朝山坡上爬去。空气愈来愈稀薄，有几个外地来的游人已经将氧气袋的粉红色软管塞进鼻孔，面色苍白地靠在椅子背上。一阵眩晕攫住了他，呼吸愈来愈急促，他不得不把头倚在靠背上，张大嘴，贪婪地吞吸着氧气。



汽车终于越过海拔四千五百多公尺的峡口，缓缓地驶近一片碧蓝的海子。一面面海子犹如翡翠，映着天上的白云。几座黑色的帐篷落在海子旁。几个藏民在这下车，路哗也想跟下去透透气。他觉得肺叶仿佛因为吸不够新鲜氧气而萎缩了，紧紧贴到肋骨上，心也抽缩成一团，随时都会沉下去。“会不会……”听说有的人因为缺氧产生高原反应，会窒息而死。他的眼睛惊恐地瞪大了，嘴唇发紫，挣扎着从座位上站起来。啊，我才十七岁，还不能死。我要找到父亲，从草原上带回去新的希望，要让妈妈和弟弟生活得好一些，从此不再寄人篱下。

他摇摇晃晃刚跨出车门，眼前翡翠般的海子，鲜花盛开的草原，轻柔如棉絮的白云，突然像风车似的旋转起来。他一头栽倒在草地上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苏醒过来。一股浓郁的香味在四周飘散，一阵低语在耳边响着。

“门巴！”

“哦，他醒了！”

一双如母亲般柔软的手将自己扶了起来。他睁开眼，一片白濛濛的雾气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原来是一杯凑近嘴边的奶茶，一个穿着紧身棉袄的女人和一个穿一身藏袍的老妈妈，正欣喜地瞅着自己。

她们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

透过茶炊冒出的水汽，瞥见一个留有俏皮胡子的藏族大叔正倚在门口冲着自己乐哩，不就是那个在车上大啃羊腿的大叔吗？难道是在他的家里吗？凭借刚刚恢复的体力，他双臂一撑，坐了起来。原来他在一顶拱形的帐篷底下。

“孀娃，门巴救了你！”胡子大叔朝他挤了挤眼，“休息，我去给你打野兔！”

路哗喝了奶茶，浑身舒畅，向门巴道了谢就要走。

“不行，刚吸了两袋氧气，脱离了危险，怎么能走？躺下，快躺下。”

说话的就是被人称作门巴的女子。她脸色黝黑，颧骨和嘴唇紫红，像个土生土长的高原人。但一开口，声音柔和悦耳。她的汉语



怎么说得这样流利。他胡乱猜想着。半天过去了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跳起来，原地旋了几个圈儿，微微显出唇髭的嘴角挂着狡黠的微笑：“门巴，瞧，我全好了。放我上路，我还要到鄂陵湖的黄河口去，我有地图，有指南针，我能走到。”

门巴注视着他，为少年的勇气折服了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路晔背着行囊，走进了茫茫的草原。一会儿，一阵马蹄声在身后响起来，回头一看，门马骑在一匹雪白的马上，长长的黑发飘散着，大声冲他喊：“我去巴颜喀喇山，捎你一阵！”“不！”“那，给你！会变天的。”她从身上掀下一件羊皮大氅，扔给他。“我不需要。”“傻孩子，大风雪就要来了，可别迷路。这儿伏天温度也在零度以下。”

路晔接住大氅，朝马背上看去。门巴哈哈一笑，露出光亮、洁白的牙齿。这一笑，把她那黝黑的脸整个儿地照亮了。修长的眉梢、眼角和小巧的嘴唇显出南国女子的娇美。眉梢上有一颗黑痣，三伏天她穿一身褪子色的旧棉衣，唯一惹人眼目的装饰品是系在脖子上的一条黑底洒金蝶的围巾。这种寓娇柔于粗犷，寓佻达于严肃的特点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要记住她，永远记住她。是她救了自己，让自己的梦可以继续做下去，可以去寻找父亲，可以把母亲的信亲手交给他。

“哦，大夫，上哪儿还你的大衣？”

“放哪儿都行，谁都认得我。”

就这样，连个名姓都没留下，她趴在马背上，向远在天边的雪山飞驰而去。

怀着感激和敬意目送她远去，路晔开始了自己的跋涉。按照父亲每月寄款的地址，终于在大雪纷飞中找到了黄河河口第一个水文站，想像中有一座乳白色的小楼，还有一艘天蓝色的测量水位的小艇，可是眼前只有几间红瓦白墙的平房，孤零零地立在黄河旁。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草滩，雪白的江鸥栖歇在水边，不时扑棱着翅膀，迎着风雪飞旋。

路晔整整衣衫，忐忑不安地一步一步走过去。木栅栏就在面前了，一片色泽浓艳的美兰子象翩翩起舞的蝴蝶，扇动蝉翼似的花瓣。



红的似火，黄的似金，白的似雪，蓝的似海水，紫的似彩霞。一朵朵在风雪中争妍斗奇。他卸下行囊，轻轻推开栅门，走近小屋。啊，现在再也没有勇气朝前跨一步了，要是父亲看了信以后勃然大怒，要是父亲不承认自己，那怎么回去见母亲？

门虚掩着，棉门帘在风雪中摆动，他叩着门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没人应声。他鼓起勇气掀开门帘撞进去。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当门一个铁炉子，燃着一堆马粪饼，一壶奶茶在吱吱地冒着热气。

父亲，父亲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

墙上玻璃镜框里挂着几幅照片。路晔把行囊一扔奔过去，急切地寻找着对自己是那么陌在的亲人。照片上几个精壮汉子赤着脊梁站在一艘小船上，手里拿着标尺和绳索。船头高高昂起，迎着劈面而来的浪涛。还有一幅上几个人身穿紧身小袄站在黄河的巨大冰块上，在测量水下的什么。一个个肤色黝黑！肌肉结实，可到底哪一个父亲？不管怎么，他们在风雪中屹立在冰块上的情景太动人心魄了。十几年来对父亲的怨恨，一瞬间烟消云散。他站在照片前，不禁浮想联翩。

门外嘟嘟嘟一阵响，他急急奔出去，只见一艘小汽艇从浪花上飞掠而来。上面立着两个赤脊梁披着羊皮大氅的汉子，这形象猛地使他想起小屋墙上挂的那张照片，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，一霎间好像遇到休止符，停了一拍，又扑通扑通狂跳起来，左手下意识地按到胸口那封信上。

一个汉子咥咥咥把船锚下到河里，另一个汉子跳上岸，将缆绳缚在石墩上。他们脚蹬高腰胶鞋，背着测量仪，迈着大步过来了。

路晔呆立门旁，低下头，不敢直视他们的眼光。

“进去呀，小伙子，喝碗奶茶！”

这声音听起来多亲切，都是中原口音呀！路晔满怀希望地抬起头来。原来是两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。他不再局促不安，跟着他们进了小屋，可若有所失地频频回头朝门外张望。

“喂，丢了啥？”

“没……”路晔惶恐地说，“请问，这儿就你们两个吗？”



“嗯哎。”

“那……嗯……”路晔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“肖河东在这儿吗？”

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喊了一声，互相对望了一眼。年龄稍长的开口问：“你找肖河东干啥？你是他的什么人？”

路晔用手按住胸口的信，嗫嚅着说：“嗯，是亲戚。”

“你们家关于他什么消息也不知道？”

“他……怎么啦？”

“半年前就去世了。”

“骗人！”一声孩子气的喊叫，带着令人心颤的绝望。他伸出一只手，嘴唇哆嗦着，好像一个溺水的人。几个月都接到父亲的汇款，字迹和以往的一模一样，他怎么会不在人世了呢？

他的惊愕和绝望的神色，打动了年轻人，问他到底和肖河东什么关系。这个秘密，他不愿意背着父亲告诉任何人，就谎称是他的侄儿。

“你是什么时候见过你叔父的？”

“没见过，从没见过。”

“哦……”，年龄稍长的拿起火钳，朝炉中添了一块马粪饼，侧过脸去，并不瞅着路晔，声音颤颤地说，“听说他来这儿整整二十五年了。每年伏天放水的时候，他划着羊皮筏子到河口去测量水的流量，每年冬天大冰凌下来时没法子划船，他就从一块冰跳到另一块冰上，测量冰的流速和冰下水的流速。他积下的水文资料有厚厚五册，成了开发利用黄河的宝贵的不可缺少的依据。今年春天，我们刚从黄河水利学校分到这儿不久，他让我们留在岸上观测，自己跳到冰块上，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坚持测量冰下水的流量和流速。哪知冰块突然爆裂成几个碎块，互相碰撞。他正在专心测量，没有防备，被撞落河里。我们打捞了几天几夜，也没有找到他……我们难过得心好像被人摘掉一样……”

“要不是想到他生前说过的话，我俩就是跑到黄河出海口也要把他找到！”

“他……说的啥！”路晔忽地跳起来，一阵疑虑像闪电一样从脑



海里闪过：也许是关于那笔数以千计的退休金，也许是关于如何处置他多年的积蓄，也许是……

年轻人站起来，走到墙上挂的照片前，久久地凝视着，声音哽咽起来：“他好开玩笑，说自己老了，不定哪天会倒下。比他年轻的退休后回到内地因为高原反应活不了几年就去世了。他说，这儿有老婆、孩子，丢不下，可老家也有亲人。将来死了就囫圇个儿扔进黄河里，一直随水流过老家，流到大海，也算魂儿回去走了一遭。”

路晔听了，身心受了重重一击，好一会儿恢复不过来。他走到照片前，炉火把昏暗的小屋照亮了，先前模糊的轮廓变得清晰了。年轻人指着上面一个体魄魁梧的壮年汉子，他两腿叉开，牢牢地钉在一块浮冰上，正在测量水流。冬日的阳光从他身后射过来，使他的面容更显得黝黑。哦，父亲，父亲，生前未得相见，只有此时才能默默相望。一霎间，心底那委琐的愿望变得那样渺小那样无足轻重。母亲的愁容，亲人间的争吵和眼前父亲的形象，对比多么鲜明，真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这一切，对于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觉得自己被一种外来的重力挤扁了，压垮了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幻灭感。他呆呆地站在照片前，可再也没有勇气瞥一眼父亲。

年轻的水文工作者留他住下，热情地用中原风味的烙饼卷鸡蛋和草原风味的奶茶款待他。以为他为失去这么好一个亲叔叔而过于悲恸，好心地劝慰他，还答应明天雪后放晴带他去看望婶婶和堂弟们。

第二天，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远处的巴颜喀喇山上的积雪映得蓝幽幽的。近处，乳黄色的蘑菇从溶化了的薄雪底下冒出来，像天上撒落的琥珀珠子。美兰子、马兰花、人参果花，还有无数叫不出名儿的花，经过一夜的风雪，舒展开花瓣，那色泽比昨天更加娇艳。

一夜的思索，路晔感到自己本来就不该来向父亲索取什么退休金，也无脸再在父亲献身的地方待下去，更无脸去见继母。他决定像来时一样悄然离去。他把羊皮大氅交给年轻人，嘱咐他们一定亲手交给牧民称之为门巴的女人，还把她骑在白马上身姿和眉梢有

一颗黑痣的特征告诉他们。

“嗨，小家伙，华大夫你不认识？她就是你的婶婶呀！”

“啥？”

路晔瞪圆了眼睛：那个被母亲和自己一直诅咒过十几年的恶女人就是她！为什么正是她在花石峡鬼门关救了自己的性命？天哪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命运这样会捉弄人！

“你一定得见见她！我们分到这儿之前，她和你叔叔就住在这里。现在，听说她把你堂弟送到牧民小学去住校；自己呢，骑上一匹白马，今天到这座帐篷，明天到那座帐篷。”

她骑在马上那潇洒的身姿，简朴的衣着，黝黑的面容，一下子都鲜明地浮现在眼前。还有那每月按时寄到的汇款单，怕都是她一笔一画模仿父亲的笔迹写的吧！她真是像母亲说的那样，为了贪图父亲的高原补助和舒适的生活才把父亲勾引过去的吗？十七年来第一次，他独立地用自己的思维方法来思索、辨别生活里的事儿，第一次感到疑惑和不解。

只有一件事，他很明白，就是一定要到父亲落水的地方去看一看。

远远的、碧蓝的鄂陵湖水掀起一排排浪涛向岸边滚过来，在它的东北角，湖水好像溢了口一下子涌出来，无拘无束地在草原上滚动着。父亲就是在那儿从冰凌上落水，葬身于黄河的。他走近了，默默地凝视着脚下碧蓝的黄河水。它和中原混浊而宽阔的黄河多么不相同啊？

“让黄河水把我带回故乡，让魂儿回去走一遭。”父亲生前的话应验了。他真正永远留在黄河里了。一种父子之情一下子从心底涌出来，就像不可遏止的黄河水一样，他情不自禁地对着河水喊了一声：“爸爸——”

如同甩掉一直萦绕在脑际的那些委琐念头，他甩掉了腮上的泪珠，从胸前口袋掏出护身符——母亲密封的亲笔信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拆开来，只看了第一行就不敢往下看。

河东：原谅我十八年前离开了草原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你和我的亲生儿子——小晔……





十八年前离开草原，十八年后又叫儿子来哀求父亲，难道不是出于同一个人生目的？他顿时感到头晕目眩，一切都颠倒了。他不能评判自己的生父，更不能评判相依为命的生母，可仿佛从这封信中懂得了许许多多。

他把信揉成一团，扔进如此碧蓝、纯净的黄河水里，让不该索取的东西永远地失去吧！

一阵草原上特有的强劲的风刮过来，刮落了少年人的惆怅。几只洁白的鸥鸟从湖边飞起来，在蓝天白云下滑行。他要在这儿，从寻找到生父的地方，从黄河发源的地方，开始自己独立的人生

.....

鱼 幻

班 马

你一眼就认出了那蓝底白十字的挪威旗。一个穿短袖红衫的外国水手，孑立在风很大的甲板上。你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细细的手臂撑在堤上，就像撑在船舷上一样。你老喜欢琢磨那些海轮的漂亮外形，望着舷窗，望着舰桥，望着各自不一样的红烟囱、灰烟囱或者是蓝白烟囱，看它们缓缓从外滩驶过，你知道黄浦江就从那密集着桅杆和吊塔的江段朝吴淞口流去。去了吴淞口，就到了长江口，出了长江口，就到了海洋了。

黄浦江就这样地流去。

你可万万没想到，那一天，你竟会逆着这条黄浦江，驶向你从没去注意过的那另一头去。

那天，在十六铺的一个小码头，停泊着的那条带乌篷的黑铁壳小客轮“浙沪一〇四”，让你一眼看到就觉得很丧气。当这条船噗噗地搅着浑水离开码头的时候，你拎着一大包爸爸要你带给乡下亲人的礼物，呆呆地站在船尾巴上，不知看外滩上的大厦好，还是看